

駁五經異義疏證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六鬯制周禮司尊彝疏堯年案曰毛詩卷耳疏爾雅釋器疏引厥第六二字

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毛詩卷耳疏堯年案曰爾雅釋器疏引同又見周禮司尊彝疏大夫器也作大器毛詩說作古廷說金罍酒器也作罍器一碩之碩作石龜目誤亡目蓋刻爲雲雷之象作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同上堯年案曰爾雅釋器疏引同又見周禮司尊彝疏取象雲雷下無博施二字末句作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

駁闕堯年案曰司尊彝注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云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罍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者也與許君取象雲雷同義鄭無駁可知也仍曰駁闕者蓋依原敘之例耳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有祭社之罍有宗廟獻尸之罍有宗廟酢臣之罍有饗燕之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壺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也阮氏圖云瓦爲之容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益見聶崇義三禮圖張鑑所引此祭社之罍也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云山尊山罍也禮記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

之罍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祿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罍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張鎰引阮氏圖誤指瓦罍爲諸臣所酢聶氏駁之是矣周禮六尊皆有罍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爲說犧象之尊禘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言君酉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於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罍之名容有不同也罍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同用

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器取於雲雷故也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榘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榘榘或從缶榘榘或從皿器籀文榘許不從韓詩說榘有玉金故以從木字爲正其二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注及禮圖同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用金器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爲說然則以此相仿知大夫酒器得用金器韓詩說亦通其大小之異毛詩說器大一碩禮圖大一斛爾雅釋器彝卣器也小器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器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邢疏引孫炎云尊彝爲上器爲下卣居中卣氏三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

尊爲中受五斗六巵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胡承琪曰
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
與毛詩說人君黃金鼎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
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
非是陳旻曰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土無飾洞釋文引
韓詩說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是韓亦爲
木所飾而加飾矣異義不從韓詩說天子以玉者毛詩說
人君統天子諸侯言天子亦飾黃金不問飾玉也錫瑞
案袁氏與陳氏案語皆明胡陳二說亦可備攷

爵制周禮梓人疏堯年案曰此亦篇目也疏引不標異義
其下稱謹案云云故知爲異義篇目文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
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

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廉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廉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觶古周禮說爵一升觶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卷耳疏周禮梓人疏左傳成十四年疏卷耳疏引韓詩上無今字飲不能自節無能字爲人所謗訕也無所也二字又無古周禮已下三十八字毛詩說作詩毛說餘並同梓人疏引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左傳疏引韓詩說觥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廉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廉然明著毛詩傳說觥大七升較此俱略並是引者刪約爾

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同上堯年案曰

又見周禮梓人疏毛詩卷耳疏左傳成十四年疏禮器疏本無當謂五升四字據左傳疏補梓人疏引周禮訖不滿一豆若觥二升不滿一豆作卽觥二升不備豆矣卷耳疏止引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十三字左傳疏引觥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十五字許君案語引周禮以破韓詩毛詩說之非是亦詩說也故入詩類駁曰周禮獻以爵而鬯以觚觚寡也解字角傍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解相應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梓人疏儀禮燕禮疏禮器疏引觚寡也下本作解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文較略節去據梓人疏改補五十一字梓人疏引無周禮獻以爵十二字解字角旁支字支本講友依

臧琳經義雜記改寡閒紙之觥本譌觚依燕禮疏改下引南郡太守馬季長說與此同相應之應作近燕禮疏引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鄭康成云古者觶角旁氏似觥故誤爲觚時人又多問觚寡閒紙是以誤爲觥疏不言駁異義其實駁異義文也引者或隨意攙拾或隨意刪約故先後詳略互有不同意旨則一據此則豆當爲斗上脫觚當爲觶四字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第四下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解受四升從角單聲觶解或從辰觶禮經解許君於觶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觶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觶爲古文觶爲今文信矣解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碑讀若低也卑之音班亦其聲類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者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虞正義據爾雅

某氏注引詩作其麇孔有無將大車瓶與塵韻禮記眡於鬼神鄭注眡或爲祇皆其聲類又案說文云解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日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曾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解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解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

駁異義以一爵三解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錫瑞案陳氏分別許鄭兩說今古文兩說皆精瑣許以
周禮說駁韓詩說是謂今古說異鄭從馬季長訂正周
禮誤字與韓詩說不異是謂今古說同詩正義引禮圖
云觥大七升同毛詩說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
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周禮
鍾師疏

謹案古山海經鄒堯年案曰鄒疑周字之誤書云騶虞獸
說與毛詩同同上堯年案曰王氏復輯本末有是其聖獸
也五字是誤以疏語爲異義文也

駁闕堯年案曰鄭周禮鍾師注引鄭司農云騶虞聖獸禮
記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毛詩正義引鄭志張

逸問傳曰曰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
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豨言多賢也是鄭皆以
騶虞爲獸與毛同義其於異義無駁可知曰駁闕者例見
前

疏證曰陳壽祿案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
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
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圃
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
豨五豨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
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一及
入百九十引尙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
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圍林氏之騶虞李
善注引劉芳詩義疏騶虞或作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
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羊詩說合陸機義疏云騶

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採尚書大傳及毛詩傳爲說毛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荅志則從毛說考今逸周書云其西殷吾白虎下闕黑文二字又云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躬注海內經引此作夾林其說與尙書說近然非騶虞也錢瑞案鄭駁無攷袁氏與陳氏案語皆足發明鄭義而論騶虞之解終當以鄭注禮用韓魯說爲是周禮鍾師王奏騶虞儀禮鄉射奏騶虞禮記樂記右射騶虞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皆指詩之騶虞而言射義又解之曰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以經解經最靖韓魯說與之合故可據鄭注鄉射射義是也若許君引山海經鄭書以證毛詩此

雖古書然但以騶虞爲獸未嘗以此騶虞卽詩之騶虞也尙書大傳於陵氏取怪獸云云雖文王事亦非釋詩緯書如春秋元命苞演孔圖孝經援神契河圖括地象皆以騶虞爲獸而皆他經之緯非詩緯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漢初大儒如魯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周書尙書大傳而不引其說以解詩者卯彼所謂騶虞非詩之騶虞也毛詩晚出見詩騶虞與諸書騶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後儒多惑其說不知麟趾爲開雉之應騶虞爲鵠巢之應乃是毛義非三家義卽以毛義而論騶虞與麟亦不相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大傳云散宜生

取以獻射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未實致一是實致一爲喻言一是本事安得謂之相對於嗟歎辭屢見於詩如于嗟閟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之類皆詩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歎辭偶同強爲奉合鄭志荅吳棣云爲記注時未得毛傳故注鄉射射義皆從三家孔疏不知乃以毛詩說不食生物解之昧於今古文之別甚矣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翟大鳥羽毛詩簡兮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亦詩說也故入詩類

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同上

駁闕堯年案曰詩毛傳云翟翟羽與許君同義箋不復改卽與毛同其於異義當亦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公羊隱五年傳解詁曰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
德之風化疾也孔廣森公羊通義曰翟羽文鴻羽質蓋
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
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
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爲儀儀猶獻也錫瑞案公羊說云取其勁輕一舉
千里則鴻當爲鴻鵠之鴻鴻鵠即黃鵠故有一舉千里
之象若鴻雁之鴻不得一舉千里矣公羊說本非釋詩
不必與下秉翟相應若韓詩說本釋此詩故以夷翟鳥
羽應下秉翟然夷翟鳥羽但稱一翟字近於不解段玉
裁曰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器狄羽也正釋
韓詩秉狄之訓段說近是然翟狄雖可通用而以狄爲
夷狄亦涉牽強當以毛詩說爲正雉屬稱翟見於尙書
禹貢周禮禮記諸書翟或稱狄古通許據爾雅尤切爾

雅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
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鶴疏云案周禮內司服云王后
之六服禕衣鄭注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
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翬者是也鷩雉亦王后之服
以爲飾周禮云揄狄鄭注云揄狄畫搖者是也搖與鷩

音義同

異義祈父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義不及親毛
詩祈父疏堯年案曰疏於異義下本作引此詩曰引此二
字是疏語今刪之冠以祈父字

正義曰彼爲論饗飢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同上
疏證曰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饗飲食之具自傷不
得供養也正義曰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孔廣林謂
鄭不從許義胡承珙曰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
者蓋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

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筵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
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趙句踐伐吳有
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
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
弟則免其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聽其意謂此
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
也此說申筵正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
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陳奐曰韓詩外傳曾
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
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棹牛而
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其下卽引詩曰有母之尸
雍雍古饗字外傳與異義合案此古義也有母之尸饗
有母二字當逗讀之猶則也言我從軍以出有母不得
終養歸則惟陳饗以祭是可憂也蓼莪出則銜恤入則

靡至彼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亦此意也所謂養不及親也鄭箋順經作釋嫌母陳祭不辭故云母爲父陳饌然經言陳饗不言陳父喪恐非經怕錫瑞案胡陳兩說不同胡從鄭陳從許如陳說則異義據韓詩異義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毛詩閔宮疏

駁闕

正義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旒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同上堯年案曰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以申鄭意是卽鄭駁義也故附識之

疏證曰孔廣林曰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容許君本不從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

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爲義
正義云非鄭所從廣林惑焉錫瑞案孔說非也箋云交
龍爲旂承祀謂承祭事也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曰此
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
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據箋
疏正以詩云春秋匪解當爲宗廟四時之祭不當爲郊
祀郊止行於孟春不得云春秋非特日月之章與交龍
之旂不合也孔引下文之箋以證此箋不願中隔春秋
享祀數語非可合而爲一是讀箋疏未審也李黼平曾
釗申古毛說義亦可通茲增載之李黼平曰古詩毛說
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
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
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
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

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旒
與常原別明堂位云舊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
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
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
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
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
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
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曾釗曰古詩毛說是也下
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秋謂周之八
月春祀天秋禘祖郊謂之祀禘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
大饗腥饗卽享之借郊禘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
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卽言郊之事周
公皇祖十句卽言禘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禘已見而郊

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
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魯郊祭天亦配以君
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直言視祭不言祀天者以
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

汲縣陳沛然校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五田稅周禮載師疏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滅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堯年案曰陳氏壽祺云故當爲古字誤其實故字不誤也古故本可通段爾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堯年案曰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斛釜米十六斗同上堯年案曰十而稅一之而今譌作二據惠氏棟按宋本周禮注疏改

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同上堯年案曰案上脫謹字今補釋許君案語引

漢制以證周禮是釋周禮也入周禮類

駮曰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是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乘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同上堯年案曰其調均之而是是舊譌足據周禮注疏校勘記改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舊作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據惠校本從改蓰又於而字下補云字下字下節也字

疏證曰萬世美曰按禾米乘筥字同數異禾以一把爲乘故乘之爲文从手从禾詩所謂彼有遺乘是也四乘爲筥又謂之積詩所謂此有不斂穧是也十筥爲稷魯

語所謂田一井出稷禾是也十稷爲秬聘禮所謂禾三十車車三秬是也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爲筥聘禮所謂米三十車車乘有五數是也一乘之米凡一百六十斗此米之數也許氏旣言出禾則當以托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芻之秉又改斗爲勛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秬者凡爲禾二十八萬八千勛非準海船之量以爲車不能容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曾有是乎陳壽祺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許叔重僞周禮蓋出此說交禾部秬引周禮曰二百四十勛爲乘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案此聘禮記文惟彼勛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僞周禮曰三歲一禘五歲一禘又僞周禮有

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
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
上中下錫瑞案許引周禮鄭云六篇無此言陳氏謂卽
國語是也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
考云云亦國語文是許謂國語卽左氏說異義多從古
周禮古左氏兩家皆古文相牴合或當時說周禮者援
引國語許君卽以爲周禮也至量數不合萬氏疑之或
許引書本有誤或後人引異義傳寫致誤皆未可知

朝名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朝名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
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日宗秋曰覲
冬日遇同上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
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同上堯年案曰案
上本脫謹字以義補凡謹案有曰從周禮說者有曰同周

禮說者皆是申周禮之義入周禮類

駁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同上堯年案曰末二句見毛詩韓奕疏王制疏引至朝通名止末無也據韓奕疏補韓奕疏止引朝通名也訖末句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疏周禮指其別名鄭注覲禮曰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疏曰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曰覲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鄭注曲禮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面序入王南面立

於依之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
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云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日朝夏日宗秋
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
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
期而俱至若通前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各覲禮云諸侯
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又春
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
但朝覲宗遇禮異耳錫瑞案兩疏皆能發明鄭云朝通
名之義公羊說釋春秋經者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公朝
于王所隱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故公羊說諸侯
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春秋隱四年夏公及宋公
遇于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故公羊說卒而相逢
於路曰遇其云卒而相逢者蒙上諸侯而言謂諸侯與

諸侯相逢不闕天子公及宋公遇于清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解詁曰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此遇屬諸侯之明證今春秋公羊說據春秋經諸侯四時見天子皆曰朝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今古文駁異之一端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曲禮雖分別朝之外別有覲法與公羊說少異而以遇爲諸侯相遇不闕天子則同白虎通朝聘篇曰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國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四五月因留於祭白虎通以爲四時皆曰朝正同公羊之說若古周禮說分四時爲朝覲宗遇於

古無徵許所引惟禮觀經詩入覲足明觀義引江漢朝宗證宗禮已不其瑣而遇禮則無以言之鄭引周禮注虛禮引春秋時齊侯信魯昭公以遇禮相見此亦諸侯與諸侯相遇不開天子不得爲周禮冬遇之證案諸侯與天子尊卑分隔不當稱遇此當以今文公羊說爲正許鄭皆爲古文所壓不敢駁周禮耳

龜神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此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今禮戴說禮器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同上堯年案曰疏引作引此燔柴盆瓶之事不列禮器文從省也今補禮器云二十一字大戴記禮器云堯年案曰陳氏壽祺曰禮器正義云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此說是也故異義兩引之留者老婦之祭御覽禮儀部五祀古周禮說顧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

竈神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林公磨荆楚歲時記注禮器疏引此上承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句

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者非老婦也同周禮御覽禮儀部五祀堯年案曰又見通典吉禮禮記禮器疏御覽引本無古之有功德於人者八字據通典補又無同周禮三字據禮器疏補通典引孟夏下無之月二字祀竈上無其字無五祀之神四字禮器疏止引謹案同周禮五字

駁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霽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閭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同上爲祭五祀竈在廟門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通典吉禮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

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於禮乖也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
疏引止此又通典吉禮引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
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陞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
也上承祀竈禮設主於竈陞句下接引月令云云義與此
同詞句較略刪之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
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
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陞豈得謂貴
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設而祭饋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
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滅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議
之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奠
於陞而祭之乎通典吉禮堯年案曰以上諸書所引以文
義定之合爲一條蓋異義駁義被引者隨意攬拾致首尾
不具無一完善今推尋原意鉤稽參校重爲整比爲是書
還其舊觀焉

疏證曰陳壽祿案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
行中霤卽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
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故月令
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鄭沖云五祀雖
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
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
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謹過小神矣鄭康成
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與左氏說同以其文在
五嶽之上也注禮記曲禮五祀以爲戶竈中霤門行與
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爲
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
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尊卑等級故疑爲周禮也禮器燔
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甌鄭注奧當

爲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館爨饗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陞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盂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爲饗者禮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饋饗烹者祭饗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云而申之曰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陞又延尸入奧饗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饗

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壽祺謂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祀
融審矣注禮器破與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與或作竈
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與大
戴作竈與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
與又迎尸入與二事一時故竈或誤與老婦先炊以配
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句龍爲后土後轉以配
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饋饗爨爨
言之不從大戴作竈爲正錫瑞案陳駁鄭義非也通典
引鄭元云臧又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正同大戴作竈
注禮器亦云或作竈必謂與當爲爨者正以爨竈有別
記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與祀竈禮陳鼎俎不同
而與舊說云祭饋饗爨無籩豆俎相合故謂此當爲
爨不當爲竈也孔疏申鄭分別祀融竈神與爨極明晰
惟以老婦配竈神猶有誤古無老婦配竈之說五祀皆

不開有配何獨竈神有配竈神雖非祀融而列於五祀
配以老婦不太褻乎竈神直當祭竈惟宗廟祭後之爨
以宗婦主祭故祭先次老婦之神耳陳引孔疏不加駁
正反援句龍配社以傳會之非是通典引馬融與古周
禮說同是古文說鄭冲云五祀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
是今文說鄭君注祭法七祀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
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正與鄭冲
說同鄭君兼通今古文其解五祀依經立訓而其意則
以今文說爲正故駁異義謂竈神非祀融是老婦也錫
瑞謂祭法天子至庶人同祀竈其禮當有等差天子諸
侯其禮尊或可知古文說祀祀融若士庶人亦得祀上
公貴神於遠陞必無此禮當從鄭君之義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制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接引
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是刪約異義文也今節去

參引周禮調人疏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周禮調人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

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禮記曲禮疏

正義曰鄭康成不駁卽與許慎同同上堯年案曰周禮調人疏引鄭從之也四字

疏證曰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子不復仇非子陳立引異義云云曰穀梁注引何休廢疾云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此蓋駁莊九年傳讒當可納而不納之文也鄭氏釋之云於仇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君一貶其臣亦足以責魯臣子其

餘則同不復議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
據鄭氏之義則以春秋于溺伐衛已貶其臣公及齊人
狩于禚又貶其君自此以後不復有貶辭則夾谷之會
及莊公會桓之事其不必有譏文明矣許氏據以難公
羊其說非也此不言復仇遠近之世知亦與公羊復百
世之仇同也其實公羊於伐齊納糾亦無譏莊公忘仇
之文何休廢疾亦止深文難毅梁故鄭君從而釋之也
錫瑞案公羊莊四年傳曰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
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
百世可也何君解詁曰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
嶽峻極于天天子萬年疏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
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己則無義故謂之大言耳據此則
公羊言雖百世可也本其言之辭何君解爲大言引詩
爲證立說圓活疏所引卽古周禮說以圓公羊之義登

解詁之旨是公羊與周禮說非不可通春秋一經多有文發於此而義見於彼者其褒齊襄公之復讎止以譏魯莊公之不復讎齊襄非賢君其滅紀亦不過假復讎爲名非真能復九世讎者春秋假託齊襄以明復讎之義此聖人借事明義之微旨也許專治古文不知春秋假託之義亦不知公羊所云百世乃甚言之辭而引古周禮說以難公羊失之固矣陳立曰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符不譏其會桓且襄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

異義九賜九命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此則許以九命與九賜爲一也今異義已佚應存四字錄之以見其略

駁曰王制云三公一命褒若有功則加賜表衣之謂與一

曰衣服是也毛詩旱麓疏堯年案曰疏云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據疏所言當是此條駁義也故合之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云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蓋亦疏約駁義文故下云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云云今節去疏語三字列入駁義仍增正義之釋鄭意者庶閱者得以參攷焉

正義曰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種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

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瓊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瓊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異義詩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同上

疏證曰異義此條曰佚據正義引周禮含文嘉兩說乃今古文駁異之一端周禮是古文說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說古文以九命與九賜是一今文以九命與九賜不同許從古文鄭從今文故駁異義公羊莊元年傳曰命者何加戎服也解詁曰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

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云此禮辨合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白虎通攷騶篇曰禮說九賜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眾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足富民然後粢樂而後眾乃多賢多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陳立公羊義疏曰禮記疏引許慎說九賜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据何氏蓋與許同也白虎通疏證曰案何休注公羊既引九錫之

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鄭氏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則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義異此以先後施行之次相爲本末則亦以功德之厚薄差九錫之多少當與鄭說同也錫瑞案陳說非也公羊疏以解詁所云九錫爲禮緯含文嘉文是含文嘉與公羊說合曲禮正義曰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孔疏引公羊說蓋公羊先師嚴顏舊說與含文嘉次序少異而以爲九賜在九命之外當無不同若何氏解詁九錫次序正同含文嘉此尤禮緯與公羊說合之明證異義不引緯書多以公羊說與周禮說相提並論此

條異義亦當引公羊說周禮說云云許蓋同鄭司農說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故鄭君據今文說駁之若如陳氏之言何與許同則今古文皆無異說鄭君無庸駁矣解詁禮有九錫云云是說九賜禮百里不過九命云云是說九命何君蓋恐人誤以九錫爲九命故於引禮九錫之後復綴以九命七命五命明前引禮爲諸侯加增之賜後引禮爲公侯伯子男封爵之命也鄭君云九賜於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之謂伯牧有功德始加此賜卽何君云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之意何鄭皆從今文故其說同公羊傳白虎通禮緯皆今文說又案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云云尚書大傳曰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以種鬯三賜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云云皆以特賜爲有功德之諸侯非尋常諸侯所有亦不及伯子男以下與周

禮所說九命判然不合韓詩外傳尚書大傳亦今文說是今文家無言九命與九賜是一者先鄭誤解周禮而許君從之鄭君所駁蓋用公羊禮緯之義宋均注含文嘉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逾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與鄭君云作牧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之說合均鄭君弟子故能守其師說陳謂何同許義於今古文分別未晰致鄭駁之義亦不明故詳引今文說辨之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禮記王制疏

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同上堯年案曰又穀梁隱九年集解引許慎曰禮臣病云云與此同無從用禮說四字

正義曰鄭無駁與許慎同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貳辭

知周禮固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類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法且存問類省以諭志以除隱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焉鄭君注問問云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是與許君同也錫瑞案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公羊無傳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也范氏集解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王制正義曰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周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問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據此則范氏孔氏皆從周禮說同許君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今不見於傳文蓋當時公羊家有此說而何氏解天子使

凡伯來聘曰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侑臣受之於太廟則何氏不同異義所引之公羊說而與周禮說亦略異周禮以爲常典何氏以爲異數也穀梁同公羊范氏已不能申明其義鍾文烝補注曰傳與公羊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實非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君曰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次言時聘殷類鄭曰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又次言間問歸賑賀慶致禴鄭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以此親之時聘是諸侯聘天子故墨子說詩云古者諸侯春秋朝聘天子毛詩傳亦云文王率諸侯朝聘乎紂是也間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贈是也是故上之於下

有問無聘分異而禮殊禮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逐
進於是變問爲聘蓋自夷王以降東遷以來然矣君子
學文武之道垂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
聘皆見非正故穀梁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子因之此
正可與大行人朝事儀文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
輒生疑難惟杜諤萬斯大能考而辨之其識卓矣

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學
記居處部城郭類又御覽居處部城類引同古周禮說云
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
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周禮
匠人疏堯年案曰此當與初學記所引併爲一條今正
駁曰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
里禮記坊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匠人疏引作或云周
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亦疏約駁義

也凡輯異義者皆以此條與前所引各爲一條今玩其文義當是駁異義都城之高如子男之城之說也匠人疏釋異義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鄭駁蓋謂城隅之制當以里數丈尺爲大小之差子男之城三里與侯伯不同則城制亦與侯伯異故舉里數以駁之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與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元兩解之其法尙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

也其駭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佞人與命不同故
兩中其說周禮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
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
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
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
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
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
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
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
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
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
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
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今
案鄭駁異義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

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
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
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錫瑞案孔
疏賈疏皆以鄭爲兩解不定攷周書作雘解曰作大邑
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與天子之城九里
合左氏隱元年傳曰都城過百雘國之害也百雘方一
里三分里之二爲五百步三乘之爲方五里鄭爲伯爵
與侯伯之城五里合當以駁異義從考工匠人爲定論
也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
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
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
於天何爵之有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自此以下三條於
周禮文無明徵故列入卷末

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僭稱同古周禮義同上

駁曰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僭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僭甚明云無僭失之矣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易緯乾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揆鄭康成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興盛行異乾鑿度作與上行異下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異義易爲與盛義亦通也白虎通爵篇鈞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證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也王者五行之稱皇者何謂

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號之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又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彫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公羊成公七年秋七月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解詁曰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諡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曲禮說則與左氏說爲近服虔解左氏依京師

曰王同許君義服說見曲禮下正義錫瑞案天子爵稱見於白虎通最詳陳氏所引未備茲具列之及陳立疏證以俟攷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授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陳立疏證曰此易說春秋今文說也初學記引尙書刑德放亦云天子爵稱也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尙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案孟子序班爵之制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以天子與五等之爵並稱安見天子非爵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意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以下矣而禮記王制云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蓋以王者之制言之則不數天子以作君作師之義言之則天子亦僭乎公侯也又公羊成八陳陳七駢年傳義疏曰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黜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

不云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惟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卽本之賈侍中共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愼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卽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禮記祭法疏論語哀公問主御覽引作社當作主今正於宰我宰我

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鄒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亳亳堯年案曰御覽引不疊毫字以上下句詞之當有
辜字以義補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澆澆宜粟也
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案曰祭法疏引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上承孝子之主繫心句下接引又周禮
說云云觀下謹案有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異義當有論
語次疏引不具當今據御覽補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
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禮記祭法疏

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鄭注植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
從周禮說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陳
壽祺案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期年練祭埋虞

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土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左氏傳文二年社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壽祺案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注今改問主爲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从古也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

云云曰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
駁也又引左傳注疏云云曰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
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
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
从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
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
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遷改主爲
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
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
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
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
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疏謂古論不行於世
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
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

馮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於賈逵異
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
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又白虎通疏證曰案周禮說
專言周制公羊說並明三代之禮夏之練主以松殷之
練主以柏周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錫瑞案
陳卓人相同公羊周禮今古兩說義亦可通左氏說多
與公羊不同而此條杜注與何注不異許未引古左氏
說則左氏舊說無明文疑亦與公羊說同是春秋家今
古文兩說本不異則公羊與周禮亦可通也

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
諸朝是大夫有刑禮記曲禮疏

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

從周禮之說同上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同上

疏證曰鄭注曲禮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義釋經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加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釋注曰與猶許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刑科而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書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脫或犯法則在八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引異義云云曰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

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入議此經注是也若
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錫瑞案孔疏申鄭意
甚晰鄭兼通今古文故能合同今禮古禮皆不替其說
實則今戴禮說大夫無刑古周禮說大夫有刑判然不
合今禮說當據公羊傳白虎通證之公羊宣元年晉放
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
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
則鳳皇不翔剝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
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
以尊賢者之類也據何君解詁引古者刑不上大夫則
今文家解刑不上大夫直謂大夫不當用刑有罪放之
而已觀唐虞四凶之罪止於流放則古者大夫雖有罪
無用刑之事何君摘巢毀卵鳳皇不翔云云立說甚精

足以發明古義若周禮說自是周制與古不合宋太祖定制不殺士大夫與古暗合矣白虎通五刑篇曰刑不上大夫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白虎通云據禮無大夫刑是今文說又引或說撻笞之刑則與賈誼云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意義相近蓋亦和同今古說者而與鄭義又不同士可殺不可辱或說亦通要皆非今文說故白虎通以爲別解今文說直謂大夫無刑許從周禮乃古文鄭則以周禮駁周禮耳易其刑渥釋文引鄭作刑劓音屋周禮醜人司烜氏疏詩韓奕正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周禮司烜氏邦者屋誅鄭注云屋讀如其刑劓之劓是鄭意以爲刑不上大夫當於屋中刑之令人不見卽駁異義云適甸師氏

之意也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異義禮記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御覽禮儀部高禘類堯年案曰御覽引此條在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後今以義移置於前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祀郊禘亦祭天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曰禘爲祭天矣焦喬答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蓋非鄭義錫瑞案焦氏答王權曰先商之時自必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之至日祀之矣然其所釋乃於上帝娥簡狄吞卵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

配帝謂之高禘焦氏蓋謂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禘者以古媒氏祓除之位在南郊故曰郊禘然其初不過亦以元鳥至日祀之其所禋祀於南郊者專在上帝至簡狄吞鵠子之後後王始取以配帝於南郊謂之高禘不復如前雖同在一郊而或禋或祀兩不相合也孔疏推焦意不審乃以爲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禘簡狄吞鵠後卽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改爲高禘則誤甚矣此條鄭駁不傳疑亦從許無駁孔廣林曰鄭不言於郊不以禘爲祭天鄭箋詩明云禋祀上帝於郊禘何得專執禮注謂不言郊卽非祭天乎孔謂焦答非鄭義亦未見其非鄭義也曲禮正義曰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若帝蒙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燎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合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

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
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
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
四月龍見而雩雩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
於明堂九也郊特牲正義曰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
祭冬至圓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
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祿爲祈祭不入數崔氏
以雩爲常祭九也孔疏所推卽本鄭義惟不數郊祿皇
氏云祈祭不入數正與許君謂王者一歲七祭天地郊
祿亦祭天不在內同其止言七祭者蓋不數雩與大饗
故止七也

異義天子笏曰斑斑直無所屈也隋書禮儀志注堯年案
曰此當是釋玉藻天子指斑文故入禮記類

駁關堯年案曰鄭注玉藻天子指斑云此亦笏也謂之斑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與許同義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玉藻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曰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珽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錫瑞案據此則鄭謂珽笏大圭是一荀子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是珽與茶皆笏之異名與鄭說合鄭云珽然無屈其於異義無駁可知孔廣林曰是與異義此說同也

異義禮祭法云天子有祫遠廟曰祫將祫而去之故曰祫去祫曰壇去壇曰墮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御

覽禮儀部禱祈類

駁闕

疏證曰鄭注祭法曰祫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祫之中諸侯無祫藏於祖考之廟中禮曰不腆先君之祫是謂始祖廟也天子諸侯爲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祫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祫正義曰遠廟爲祫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祫祫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去祫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祫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祫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墀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所禱則出就墀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祫而不得於祫中受祭故曰去祫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墀有禱焉祭之者在壇

燁者不得享嘗應有所禱於壇燁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案注疏解記文甚晰鄭於異義無駁可知陳壽祺案周禮守祫注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此即據祭法爲說

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政和五禮新儀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許引春秋傳說以證大戴禮公冠記之非非申春秋傳說也當入戴禮類又考大戴禮自古不立博士今又不列於學官故先列小戴而以大戴附焉

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

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君
同異無明文以知之錫瑞案孔說是也當從公冠記無
樂爲正冠昏皆屬吉禮冠禮不常用樂可以昏禮推之
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曰
重世變也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
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郊
特牲曰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
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曰
明當爲家事之主也序猶代也據此則昏禮不樂雖有
幽陰之義實因嗣親之思冠爲成人之始亦當有嗣親
之感準以昏禮亦不當舉樂左氏所說多當時所行之
禮不合古義必謂金石之樂爲禮則冠於成公之廟假
鐘磬焉是何禮乎許君例以人君飯有舉樂比擬不倫
鄭駁義不見故補之

明堂制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明堂制亦篇目也依是書之例當列於卷首今據下謹案文今禮古禮未有定論是禮經之總義故錄於禮類之末

異義今禮戴說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堯年案曰茅本誘草據明堂位疏改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堯年案曰有水二字據明堂位疏補名曰辟廡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涓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闕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堯年案曰此八字據明堂位疏補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
上帝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明堂位疏初學記
禮部上明堂類藝文類聚禮部明堂類玉藻疏蓋之以茅
下無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十五字據明堂位疏補明
堂位疏今禮戴說作今戴禮說三十六戶上有共字月令
下無書字說下無云字在近郊下不疊近郊二字丙巳之
地作位七里之內下無而祀之三字以配上帝下不疊上
帝二字五精之帝作五精之神座星作座位九筵下無筵
九尺三字餘同初學記節引明堂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上圓下方四牖八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三十
一字藝文類聚節引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堂窗四闔
以地就陽位也二十字並是引者隨意刪約爾

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同上堯年案

曰無朋文上本行說字據明堂位疏省餘與明堂位疏引
同

駁曰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堯年案
曰疏倒作異章今正禮記注疏校勘記引盧文弨云本異
章疑是本書異其實疏誤倒爾無煩改字也九室三十六
戶七十二闕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
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堯年案曰堂室
二字互誤今據明堂位疏改滄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堯
年案曰孝經二字據明堂位疏補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闕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堯年案曰禮記郊特牲疏引駁異義云
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審其文義
當在此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
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堯年案曰

漢本譌作說已上本脫丙字並據明堂位疏改補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明堂位疏明堂位疏盛德記之記作篇無及其下顯與本章異入字似秦相之似作以說者下無所益二字非古制也上有蓋字按神契三字不疊於辰爲己之於作在由此爲也之也作之無水木用事以下五十二字又魏書袁翻傳引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又賈思伯傳引同唯時說然作時說然耳無本制以下十三字審其文義是駁異義文也坊志之以備參攷

疏證曰白虎通辟雒篇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陳立曰案此禮戴說也引異義謹案云云曰大戴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是其戶牖之制則取禮戴說言其所在則取韓詩說也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室法日辰九室法九州禮圖作於光武時其必親見漢世九室之制故張衡東京賦云複廟重屋八達九房其時考工未行故遵戴禮爲典制當時儒生並依而用焉然則戴禮明堂之制中央太室居中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青陽右角卽明堂之左角居東北合言之列爲九室析言之則爲十二堂也若鄭氏則用古周禮說引鄭駁異義云云曰是則鄭氏用古說班氏蔡氏等用今說但蔡氏以廟學明堂皆在一處此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合又引王制大學在郊以證辟雝之所在則

與鄭同而蔡異也錫瑞案陳說分別今古文近是惟謂鄭用古說則不盡然鄭明引援神契爲說孝經緯是今說非古說也白虎通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闕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四語與初學記引援神契正同則不得專執戴禮爲今說而別鄭引援神契爲古說矣蓋漢時今古文家說明堂者互有異同非必判然不合鄭引援神契云八窗四闕與盛德記似同實異盛德記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鄭駁之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益非古制也鄭從考工五室之文不用盛德九室之制則一室雖有八窗四闕合計之不得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明堂祀五精帝又爲藏五帝之文處當以五室之說爲長異義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夏后氏世室以下皆考工記文是古周禮說
明堂文王之廟不見於考工記當出古孝經說許君嘗
受魯國二老古文孝經其說僅見於此五室之說鄭所
遵用明堂文王之廟則與鄭義不合鄭志趙商問曰說
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答曰明堂
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據此則
鄭君不以明堂爲文王廟矣大戴說其宮方三百步以
明堂周垣言之覲禮爲官方三百步其制正合近郊三
十里或當衍十字則與渚干登說三里之外合矣陳氏
疏證引書繁雜罕所發明茲擇其足發鄭義者錄之三
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
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徐度明堂議曰明
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魏書袁翻傳
翻議曰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

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爵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旣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惜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次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願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

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又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互言明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凡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

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房可安案袁翻賈思伯皆宗鄭者也若李諡封軌則駁鄭者也焦循羣經宮室圖辨李諡之說以申鄭曰五室之制則以月令準之青陽東室也明堂南室也總章西室也元堂北室也太室中央室也因而審之四面有堂中央曰室則一室四堂也考工記言五室者便文耳月令在周書第五十三正爲周制其言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室正考工記五室之明證个居左右則廟在每旁之正中云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明堂大廟則三者皆名明堂猶云明堂之中間明堂之左間明堂之右間也云太廟太室則以室居中當四大廟故云大廟太室猶云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室也由是言之五室爲一室四堂無疑也止一室則惟此一室有戶牖無疑也四堂分春

夏秋冬而大室當夏季則通爲五行之室無疑也二个
居四維則室不及四維無疑也四維別無室亦無疑也
凡此見於經文者明白可見自泥於五室之名必不欲
統堂於室於是四維之个化而爲室而置个於四尺五
寸之堂廉且變五室爲九室變四室爲十二室而月令
之左右个遂無真處室既有九戶牖亦多室室既繁則
斷非九筵七筵之地所能容乃又變九筵七筵爲方一
百四十尺而明室之說遂無定也又嘗考尙書大傳云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之
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明
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
月御元室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室正室季冬之月御元
室右个此與月令同而稱四太廟爲正室可見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卽名馬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尤四室一
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殿南戶
冬則居明堂後廟殿北戶南戶卽中室之南戶北戶卽
中室之北戶蓋每一時啟一方之戶四戶之外別無所
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證而定其制無
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有議矣魏李謹論云凡室二筵
丈八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
南鄉而立鄭元注云設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
扆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通不
待知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
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且不容矧復戶牖之間
哉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扆正蔽戶牖李謹泥
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卽容八尺將扆爲偏
設王非正立矣鄭氏說魯太廟如明堂以周書五宮同

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又曰李諡說四面之室各有夾房个者卽寢之房也賈思伯說按月令亦無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堂右个而青陽總章無个矣青陽總章有个而明堂元堂無个矣如賈說止有四个耳竊謂以左右言斷在兩旁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每隅之两个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無明文然而可考也左氏傳大室屋壞此中央重屋名大室屋則南阿之屋爲明堂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爲總章屋北阿之屋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每方

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殿形一正方卽爲太廟矣兩句殿形卽夾左右个形也自阿端至崇作邪殺脊卽依此作隔牆太廟與兩個無所隔每隅之兩個則有隔也然則以考工之重屋四阿知每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右个及太廟同橐每室之名知太廟左右个合爲一室夫而後室與屋合堂與室齊有正大之體無瑣縟之象正先王之制作也焦氏明堂圖六篇極詳茲擇其足發鄭義者錄之餘不具載近人申鄭義者黃以周明堂通釋說最直捷引月令及鄭注云云曰案此聽朔之禮也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大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稱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大室也故又稱之曰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大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大室亦可也尙書大傳引用此文而稱仲春居青陽正室仲夏居明堂

正室仲秋居總章正室仲冬居元堂正室是也大室雖
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隔室雖有左右个之分
而實一室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隔分爲四堂五室
謂之九室又分之爲九室十二堂誤矣鄭君以九室爲
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乖五室左右个卽太廟之左
右偏釋鄭之意一堂之上爲五室祀五天帝於五室不
在堂聽朔於大廟左右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居
之不在室是明堂有一堂五室也近之申鄭者謂左右
个在隅室又分一堂爲四與秦九室同制非特不合經
意并失鄭義也又引大戴盛德篇及鄭駁異義云云曰
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制也分大室爲
四室而得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者漢制也又於四
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記秦制下記漢制二
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

秦漢制以爲周禮近惠定宇申其說不可信也鄭君謹
守匠人五室之制以斥盛德記此千古不刊之論

永年武福號校